



◎ 刘建良 / 著

美少女 江山 一鍋煮

第四卷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◎ 刘建良 著

美少女 江山

一鍋煮

第四卷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女江山一锅煮. 第4卷/刘建良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9

(火凤凰丛书)

ISBN 978-7-80623-828-8

I. 美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8011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16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18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378000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印数	1—15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7年9月第1版
纸张规格	787毫米×1092毫米	印次	2007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828-8	定价	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上卷回顾



马横刀突然遇害。战天风性情大变，闪电霹雳般展开复仇，匪夷所思的复仇手段令花江六君子身败名裂，伪善的面孔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。直到最后，元凶浮出水面，居然是天子玄信！战天风孤身刺杀天子，天下震动，绝世高手云集天安城，铸成铜墙铁壁，以挡战天风一击。然而，这一切，只是一场巨大的阴谋，枯闻夫人的最终目的竟然是诛杀白云裳。

天安城破，天子逃亡。诡秘魔岛，九鼎重现。天下局势空前纷乱之时，战天风游荡江湖，寻找失踪的苏晨，然而，一场诡秘的阴谋悄悄对准了他……

“火凤凰”丛书之武侠系列

湘江鬼才刘建良巅峰巨著

作者简介

刘建良，湖南娄底人，《武侠故事》“四大武生”之一，求学十年，下井又十年。自2002年以来，先后在《武侠故事》杂志上发表了近三百万字的作品。其作品以构思诡异、想象离奇而深受读者喜爱，被侠友誉为“刘大将军”、“码字狂人”、“湘江鬼才”等。

内容简介

战天风邂逅美女左珠，春宵共度之时，整座房屋突然飞出，他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眼前，被息水群侠诬为淫贼。整个事件竟然是天欲星的阴谋！春雨琴，天机棺，百年地宫，千年阴尸，诡秘奇谋令人目不暇接。天朝内战将起，白云裳四处奔走欲挽大厦于将倾，不料巨鱼国王趁机勒索，欲让白云裳下嫁于他。战天风冲冠一怒，威力惊人的秘密武器横空出世，施展通天手段，以一船灭一国，天下震动。五犬入侵，四大国百万大军望风而逃，天安城破，天子狼狈逃亡。战天风发誓不为天子出力，此次又将如何？

横扫天下，尽显王者气象。江山美人，此时尽入怀中。《美女江山一锅煮》大结局，正在上演！

出版统筹：单占生 王复兴
策 划：许华伟 高珊珊
责任编辑：邵 玲
特约编辑：陈 渐 李 辉
封面彩绘：郭竞雄
装帧设计：刘淑臻
美术编辑：李定斌
责任校对：伊春萍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六十七章 · 三 绝 阵	第六十六章 · 弹 指 破 城	第六十五章 · 征 战 天 下	第六十四章 · 扫 灭 五 犬	第六十三章 · 九 鼎 龙 气	第六十二章 · 九 天 轰 雷 机	第六十一章 · 一 计 灭 国	第六十章 · 巨 鱼 之 变	第五十九章 · 血 聚 神 阳	第五十八章 · 天 机 棺	第五十七章 · 天 欲 星
175	158	141	123	105	88	71	50	33	15	1

Contents

第六十八章 · 七夕鹊桥	193
第六十九章 · 金乌散仙	203
第七十章 · 厨神为媒	219
第七十一章 · 冷月宫	236
第七十二章 · 苏晨归来	251
第七十三章 · 天地洪炉	266
第七十四章 · 灭佛	279

— 第五十七章 天欲星



战天风对自己被诬为淫贼并不很在乎，但一想到壶七公可能遇险，心中立即就像被火灼了一样，杀气腾地狂升起来，随即一扭头，眼中杀气如电，扫向左先豪。左先豪叫道：“战天风，你这淫贼，还不取下假面具，束手就擒？你淫我女儿，息水群侠人人得见，江湖虽大，已再无你立身之地！”他口中叫得豪气，但被战天风眼中的杀气所逼，心下却是怯了，只见他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。

战天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够资格算计我，不管你背后是什么人。有句话你给我传过去，七公若有事，你们所有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要拿命来抵。”

战天风猜得没错，左先豪这一条计，的确是要坐实他淫贼之名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因此小楼四围，不全是左家的人，有一小半是息水一带侠义道中的成名人物。这些人先前也跟左先豪一样，义愤填膺，但被战天风杀气腾腾的眼光一扫，却是人人噤声。

战天风腾身而起，展开玄天九变，急掠出去。左先豪不敢拦，其他人也没人敢拦。镇住他们的不仅仅是战天风眼中的杀气，还有他的名气，刺杀玄信再加上最近阎王殿的事，战天风的名气已远比他自己想象得大多了。

直到战天风去远，人群才“哄”的一下炸了窝，又是群情激愤、不可一世的样子。不过战天风早已远去，听不到他们牛皮烘烘的话了。

战天风虽放出狠话，一颗心却是揪得紧紧的。傅雪和胡娇娇的戏演得实在太好，骗过了他，也完全骗过了壶七公，让他坐实了淫贼之名，那么壶七公会怎么样呢？他真的非常担心。

“我和七公换了衣服洗了澡戴了面具，又一直没露半点儿口风，设这计的人到底是怎么认出我们的呢？难道又是那个神秘人？操他大爷的，这阴贼到底是谁啊？”为壶七公担着心，又毫无头绪，战天风心中火烧火燎的，忍不住骂起来。

战天风心中着急，一直以玄天九变急赶。从左先豪家到息水城，数百里地，不到中午就让他赶到了。远远地看到息水城，战天风多了个心眼儿，凝思：“对付七公这一路不知有没有动手？万一没动手，我这么狂冲过去反倒打草惊蛇了。”

这么想着，他便在城外收术，先煮一锅一叶障目汤喝了，再煮一锅耳聪目明汤也喝了，便飞步进城。他在城里大街小巷急走，同时凝神倾听城中各个角落里的说话声。

息水城并不大，不多会儿战天风便把城里转了个遍，仗着耳聪目明汤的灵敏，阴暗角落里的声音都给他听了来：小人的诡计，偷情的淫笑，伤心人的哭泣等，唯独没有听到壶七公那特有的嗓音或者傅雪的声音。

“难道七公不在这城里？或者已经……”战天风不敢往下想，又不知道傅雪舅舅家到底在哪里，不甘心出城，心急也顾不得许多了，便纵身跳上半空，扬声叫道：“傅雪是条美女蛇，七公小心！”

他这一声叫里运起了玄功，息水城又是小城，当真每个角落里都听得到。所有听到他喊声的人都抬头向上看，可偏偏战天风是喝了一叶障目汤隐了形的，他们左看右看不见，立时惊呼声一片。

战天风叫了那一嗓子，自己便尖耳听着，却仍旧没听到壶七公或傅雪的声音，更没见壶七公出来，于是又叫了一嗓子，仍是无声无息。这一声却叫出来一个三脚猫道士，只见这道士跃上半空，执剑高喝道：“何方妖孽，在这里装神弄鬼？”

“这杂毛看来真是欠揍了。”战天风正一肚子火没地方出，一步过去，一飞脚就把那道士踢了下去，再喊一嗓子，确定壶七公没在城里，只得出城。

城里没找到壶七公，战天风一颗心七上八下的，只得自己安慰自己：“七公是个老狐狸，别人想要对付他该不会那么容易。”但随即想到壶七公其实是个情种，情迷之下，一切可就难说了，一颗心不由又直沉下去。

出了城，一时不知该到哪里去找壶七公。壶七公找他有妙香珠，他找壶七公却无从下手，想来想去，忽地想到：“七公会不会又回傅雪家呢？”想到这儿，忙拔腿又往傅雪家来。

到了傅雪家，宅子空空如也，不见壶七公和傅雪，连那几个家人也不见了，果然是一切都早有预谋。战天风冷笑一声，却是又气又急。

两处都找不到壶七公，战天风没辙了，打了两个转，让自己先冷静下来，想：那阴贼早有预谋，这么找肯定是找不到的。他怎么对付七公我不知道，但在左家玩的那一手，明显是知道杀不了我，所以借淫贼之名让我身败名裂，从此不能见光，那样没死也等于死了。既然要我不能见光，左先豪他们自己就不会躲起来，必然四处宣扬。想到了这里，便有了主意，咬牙想：只要不躲起来就好办，想用淫贼的大帽子来压老子是压不住的，老子一个个杀过去，不把七公救出来，嘿嘿，老子决不收手！

拿定主意，战天风复又向左先豪家来。掠出不远，下面忽地蹿上来一只通体雪白的大老鼠，冲着他“吱吱”叫。战天风一愣，喜叫道：“你是七公养的那只偷天鼠？”

虽然他听不懂偷天鼠的叫声，但偷天鼠却似乎听得懂他的话，“吱吱”叫着，不停地点头。

战天风更喜，急叫道：“七公在哪里？是他叫你来找我的吗？”

偷天鼠又点点头，扭身就走，不过不是掠空而行，而是在地面上飞奔。想来这偷天鼠虽然颇具灵性，能大能小也能偶尔腾空，但要像人一样以遁术长时间腾空掠行还做不到。不过它在地下奔跑的速度却是快如闪电，战天风若不用玄天九变，只用普通

的遁术，还真不比它快。

“能叫偷天鼠来找我，七公看来没事，但只怕也受了伤，却不知到底怎么样了？”战天风心中担忧，但不懂偷天鼠的叫声也是无法，只有紧紧跟在后面。

偷天鼠去的方向是息水城左面。一直奔了两百多里，前面现出一座大山，偷天鼠直入山中。到一个山谷里，直向一个山洞钻去。这时战天风已先一步感应到了壶七公，于是便运起玄天九变，先一步进了洞。只见壶七公斜靠在洞壁上，脸上面具已经去掉。傅雪跪坐在旁边。

“七公！”一见壶七公，战天风惊喜狂叫。

“活着呢。”壶七公明显是受了伤，身子靠着洞壁不动，但一双贼眼仍是很亮，见了战天风，也是一脸喜色，“呵呵”而笑。

“妖女！”战天风转脸看着傅雪，脸色一变，反手拔锅，一锅便劈了过去。

“臭小子住手！”壶七公老眼立即就瞪了起来，强撑起身子，伸手护住傅雪，却扯动伤口，一口血喷了出来。

战天风大吃一惊，忙收了锅子，叫道：“七公，你怎么样，伤在哪里？”

壶七公重又靠到洞壁上，大口喘气，却仍是鼓了老眼瞪着战天风道：“臭小子，老夫严重警告你，你若是敢伤她一根毫毛，老夫这条老命就拼给你。”说完，却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。

“好了好了，你别激动，我不动她就是。”战天风又惊又急，但怕壶七公再喷血，只得连连点头。

壶七公从怀里掏出一丸药，傅雪立时递过一个水葫芦，壶七公吃了药，精神好了些，转头看向傅雪，眼中爱怜横溢。傅雪两眼通红，明显是哭过，看到壶七公的眼光，她眼泪却又掉了下来。

“妖女还在装模作样。”战天风心下惊怒，只是怕刺激壶七公，不敢吱声。

“别哭，别哭，不怪你，要怪只怪这臭小子。”见傅雪落泪，壶七公心痛起来，抓过傅雪一只手轻轻拍着，又狠狠地瞪了战天风一眼。

战天风这下可哭笑不得了，叫道：“七公，怎么怪我呀？这明显就是那神秘人为对付我们施出的美人计，怎么怪到我头上？”

“你知道个屁！”壶七公呸了一口，“什么神秘人，傅雪是天欲星胡天帝的弟子。”

“天欲星胡天帝？”战天风惊呼出声。

“不知道了吧。”壶七公“嘿嘿”冷笑，“知道老夫为什么说怪你吗？因为胡天帝之所以用她们行计，是因为你杀了胡天帝的记名弟子马玉龙。”

“什么？”事情竟扯到了马玉龙身上，战天风根本想不到。不过，经壶七公这么一说，战天风倒是想起来了，那次马玉龙对白云裳用春药，好像的确是说过他是天欲星的弟子的。

“胡天帝是马玉龙的师父，那神秘人确实不应该是他，他不可能让我们去灭神蚕山庄的。”战天风有些失望，看向傅雪，“你师父就只是想替马玉龙报仇？”

傅雪不敢回看他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那就只对付我一个人好了，既然引开了七公，就没有必要再对付他了，可为什么还要对付他？”战天风不依不饶。壶七公不干了，道：“你别凶巴巴地对她好不好？”

战天风晕死，只好不吱声。

壶七公道：“在七大灾星里，胡天帝跟我的关系其实算是好的，至少以前好过一段，这也是他能找傅雪来骗我的原因。因为我以前和他喝过一次酒，酒后把沈芸的画像给他看过，他找到傅雪并收为弟子，最初可能不是为了对付我，可能只是拉拢我吧。若不是你弄死了马玉龙，胡天帝不会花这么大心思对我出手的。”

战天风恍然大悟：“原来你给天欲星看过沈芸的画像啊。难怪他会从你这下手来骗我们两个，而且戏演得这么像，他是拿准你一定会上当的。”

“是的，这一点他看得很准。”壶七公点头。

“既然明知她是天欲星的弟子，你又受了伤，那你还护着她？”战天风终于忍不住了，直问出来。

“呵呵。”壶七公一笑，看一眼傅雪，在她的手上拍了拍，道，“因为如果没有她，我已经死了，是她替我挡了致命的一剑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战天风张大嘴巴，这会儿是真的吃惊了，同时他注意到，傅雪左肩后面的衣服鼓起一块，衣领处还有血迹，好像是受伤后包扎过。

“是真的。”壶七公见他似乎不信，补充道，“如果不是她在最关键的时候提醒我并替我挡了一剑，我现在已经是死人了。”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战天风信了，却是想不明白。

“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”壶七公扭头看向傅雪。

“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骗了你。”傅雪捂着脸哭了起来。

“不，不是你的错。”壶七公拉下她的手，看着她的眼睛，一脸正色地道，“要错，也是这臭小子的错。”

战天风不服了：“怎么是我的错了？当时我杀马玉龙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壶七公却鼓起老眼直瞪过来：“老夫说是你错，那就是你错。”

“是我错，是我错，怕了你了。”战天风这会儿不敢和他争，只得连连点头认输。他这个样子，倒是逗得傅雪“扑哧”一笑，可马上又哭了。

“不哭了，乖。”壶七公给她拭泪，道，“是这臭小子的错，你师父也有错，你只是夹在中间，一点错也没有。听话，啊。”

听着壶七公这么跟傅雪说话，战天风真的要叹气了。

傅雪倒是真的不哭了，看一眼壶七公，又看一眼战天风，低下头，略微整理了一下思绪，道：“我是个孤儿，从小跟着叔叔、婶婶长大，给他们当丫头使唤，受尽了白眼。后来长到十二岁，叔叔见我长得还算漂亮，刚好他又赌输了钱，就把我卖到了妓院里……”

壶七公大怒：“你叔叔还是人吗？ he 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？”

傅雪明白他的意思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算了，无论如何，也是他们养大了我。”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本来想一死了之，不想师父刚好经过，就把我带了出来。师父对我不错，教了我很多的东西，但……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看一眼壶七公，似乎有些害羞，住口不说了。

壶七公和战天风都不吱声，只是看着她。过了一会儿，傅雪才又开口，却是不敢抬头，道：“但师父从来没有用那种眼光看过我，就是七公你看我的那种眼光，除了娘亲，我长到这么大，没有任何人用那种爱怜的眼光看过我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停了下来，犹豫了一下，看一眼壶七公，才又接下去道：“不过你若不是在中途揭下面具并把一切告诉我，我也不会救你。因为你虽那样看我，却是用假面具对着我，那我仍会怀疑你的真心，可你竟揭下面具，用最真诚的心对我，我……我才真的被你……被你……”她一时说不下去，壶七公却已经明白了，“呵呵”而笑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战天风却惊呼起来：“原来七公你老早就揭下了面具？”

“是的。”壶七公点头，“昨天在途中，我一直犹豫，我既然真心喜欢她，就不应该骗她，即便因我露出真面目而失去她，那我也心甘情愿。因此走到中途，我就揭了面具，说出了一切，谁知反而是这一点感动了我的雪儿。”说着“呵呵”而笑，傅雪却是羞红了脸。

“你老这一招还真是奇招了。”战天风不能不惊叹了，却想到另一件事，道，“我先前的疑问还没解开呢，胡天帝既然和你关系不错，又只是想要对付我，那他要杀你做什么？”

壶七公看向傅雪，傅雪略一犹豫，道：“因为师父觉得，仅是一个淫贼之名还不能彻底打倒你，但若杀了七公，你必会去找左先豪报仇，你要杀左先豪，息水群侠必要阻拦，你一大开杀戒，那就真的万劫不复了，即便是身为佛门领袖的白云裳也无法替你开脱，所以才要害了七公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战天风明白了。

“你小子是不是已经去找左先豪他们了？”壶七公看着战天风。

“是。”战天风点头，“我当时去息水城找不到你，到傅雪家也找不到你，当然只能再去左家，嘿嘿。”

他“嘿嘿”两声没再说下去，不过壶七公自然明白，更知道被激怒的战天风会是什么样子，因为他亲眼见过战天风为马横刀报仇时的情形。

“还是老夫英明。”壶七公得意地捋捋胡子，“若不是老夫及时遣偷天鼠去找你，嘿嘿，你小子就是万劫不复了。”说罢，便得意地一笑，却又牵动伤口，咳了起来，咳出一口血。

傅雪大急，道：“七公，现在战少侠也回来了，你快点儿自疗伤势啊，别再借药硬撑了。”

壶七公受伤极重，只是担心战天风，一直不肯运气疗伤，因为一旦开始疗伤就不

能停下，而他这伤要收效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做得到的，便只是借偷来的灵药硬撑，这会儿终是有些撑不住了。

战天风也明白了，急道：“七公，快，我运气助你。”

“是得你小子助力才行。”壶七公点点头，看向傅雪，拍拍她手，道，“没事的，不要担心，我天鼠门有一门自救的奇术，名叫周天神鼠搬运术，只要心脉不断，再重的伤也要不了我的命。不过周天神鼠搬运术运气一次要十二个时辰，也就是一天，我先说给你听，你不要急。”

“嗯，我相信你。”傅雪点头。

壶七公“呵呵”一笑，转头看向战天风，道：“你给我助气，不要多了，只需以一缕灵力从我鼻下人中穴透入即可。气不要浓，但也不可断，十二个时辰之后，周天运转，这伤便可痊愈。”

说着侧身躺倒，身子缩拢如一只弯曲的老虾公，手脚亦缩拢，两手五指更拢成鼠爪之形，对傅雪挤个笑脸，道：“我天鼠门这门奇术样子不好看，但绝对管用。”又对战天风道，“行了，你以一指点在他人人中上，略输一缕气即可。”说完闭上眼睛，开始运气。

战天风到他面前盘膝坐下，以一指点在他人人中穴上，缓缓输入灵力。感觉中，壶七公鼻间似乎有一条细细的通道，又似乎是一张小小的婴儿的嘴，慢慢地细细地吸着他的灵力。那种感觉十分奇异，而且别的门派要借气都是从命门或丹田输入，壶七公的却是从人中穴输入，也是见所未见，战天风心下暗暗称奇：“什么周天神鼠搬运术，又是跟老鼠学的了，倒也奇异。”

傅雪一直都是一脸的担心，直到壶七公慢慢地进入深长的呼吸，她紧锁的眉头才微微松开。看一眼战天风，战天风恰好也在看她，四目相对，傅雪脸上一红，她心中显然仍然有抱歉感。其实战天风自从明白是她救了壶七公后，不但完全不怪她，反而感激她了。看傅雪不好意思，他本来想开个玩笑，叫声大嫂，不过话到嘴边又收住了。傅雪性子腼腆，万一羞了她，壶七公伤好可不会饶他，他灵机一动，道：“对了，那个左先豪不是什么大侠吗？难道也是天欲星的弟子？”

傅雪听他问这个，尴尬的神情略微好转，道：“不是的。我师父只收女弟子，马玉龙是唯一的例外，也只是记名弟子，那还是冲着枯闻夫人的脸面。左先豪本来确实是侠义道中人，但他十分好色，便落入了我师父的局中，被我师父控制了。后来我师父见左珠长得漂亮，又收了左珠做弟子，然后又见到了胡娇娇，也收做了弟子，左家和我天欲门便更加分不开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战天风点头，心想：“怪不得左珠和胡娇娇既会演戏，床上功夫又那么好，原来都是天欲星的弟子啊。她们的床上功夫该都是天欲星教的，这天欲星玩女人还真是有一手呢。对了，七公老吹他床上功夫了得，前天还说要教我一个什么久战之术，他又说以前和天欲星关系不错，该不是也跟天欲星学了两手吧？这个哪天倒是耍敲出来。”随即转着念头，又问道：“天欲星的女弟子多不多？”

“多，非常多。”傅雪点头，“我虽也是他的弟子，但到底有多少师姐妹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”

“他的这些女弟子其实都是他的女人是不是？”战天风这句话本来怕羞着傅雪，不好问，但他实在想知道左珠她们的床上功夫到底是谁教的。

傅雪一张脸霎时涨得通红，点点头，道：“是。”却又急忙摇头，“也有例外，例如他的记名弟子，当今皇后越萍，还有……还有我……我……我也……不是……”后面的话她终于没说下去，一张脸通红若火。

“原来越萍是天欲星的记名弟子啊。哈哈，当今皇后，却是天欲星的弟子，有趣，难怪玄信那个混蛋被她迷得神魂颠倒。”战天风哈哈笑道。他是故意这么笑，以引开傅雪的尴尬。至于傅雪说她不是天欲星的女人，战天风也信她说的是实话，因为傅雪是天欲星找来要送给壶七公的，天欲星便再好色，也不至于对她下手，正如送个月饼给人，难道自己先咬一口？那不可能的。

“请你轻点儿声，别惊了七公。”傅雪果然为壶七公担心起来，尴尬稍减。

“啊，我忘了。”战天风顺势住嘴。

其实壶七公这门周天神鼠搬运术，一旦运功，中途是不会醒来的，一定要到十二个时辰，周天灌注，才会醒转。

两人不再说话，只是眼光偶尔碰到，傅雪脸上就会一红，可以说，她脸上的晕红就一直没褪净过。战天风心下既好笑又奇怪，想：“我这位未来的大嫂还真是爱红脸呢。”他却不知道，傅雪是心中不自在——她先前的话只说了一半，她确实仍是处女之身，天欲星确实没有碰过她，但天欲星为了她将来能替他迷住壶七公，却让左珠等女弟子教了她不少的床上功夫，傅雪怕他猜到那个，所以一碰他眼光就心中发慌。

战天风看傅雪实在不好意思，便索性闭上眼睛，练起功来，不过他能感应到傅雪好像心绪一直不太平静，心中只是偷笑，也没多想。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天已完全黑了下来，傅雪突然起身，轻轻走了出去。战天风装作不知道。女孩子事多，他若问，傅雪说不定又要不好意思了。然而，让战天风想不到的是，傅雪这一去，竟再没回来。半个时辰没回来，一个时辰没回来，两个时辰没回来。战天风又奇怪又担心，猜测傅雪到底去了哪里，担心她遇到什么事。而且战天风是个喜欢怀疑人的人，说老实话，除了他特别信任完全不怀疑的那几个人，他看任何人，都首先往坏里想。这时就有些怀疑，傅雪所谓救壶七公是不是仍是个计策？会不会再引了天欲星来对付他和壶七公？因此加倍凝神，听着洞外的动静，只要稍有不对，他就要带着壶七公出洞。不过担心了半夜，一直没什么动静，傅雪既没回来，更没有出现战天风所担心的带了天欲星等大批人来。

一直到天亮，傅雪始终没有回来。又过了大半天，期间除了有一头狐狸到洞口歪着脑袋看了半天，被战天风一瞪眼吓跑了外，再无任何动静。这会儿，战天风不再怀疑傅雪了，倒是有点担心起来。

天黑时分，壶七公醒了过来，睁开眼，“噌”地一下就跳了起来，四下一看便叫道：

“雪儿，雪儿！傅雪呢？”他后一句是问战天风的。战天风道：“昨天你入定不久，天刚黑她就出去了。她也没跟我说，我也不好问她，以为她只是到外面逛一下，结果却一去不回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喊住她？”壶七公勃然大怒，急冲出洞，伤势看来是真的全好了，边跑边叫：“雪儿！雪……”第二个儿字没出口，戛然止住，战天风心中一跳：“出了什么事，傅雪不会死在外面吧？”

战天风急追出去。还好，跟他乱猜的不一样，外面并没有傅雪的尸体，而是在洞口的小树上挂着一块纱巾，纱巾上写的有字，却是用鲜血写成，可能是傅雪咬破指头写下来的，上面写的是：“七公，谢谢你。雪儿一生孤苦，从小受尽白眼，长大后，见到的也只是男人的色眼，唯有你，看我是那种全心疼爱的眼光。你曾问我会不会嫌你老，怎么会呢？你可知道，当雪儿感受到你那种充满了真爱的眼光时，是多么的开心啊！雪儿真的愿意服侍你一生一世，雪儿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那么看着我就好。只是我不能不回去向师父请罪。师父救了我，没有他，我七年前就死了。他虽然从来没有像你看我那样看过我，但他也从来没对我不好。他教我养我，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把他当成了我的父亲。我背叛了他，一定要回去向他请罪。如果师父肯原谅我，或许我们还有再见之期；师父若不肯谅解，则雪儿会向佛祖祈求：让雪儿有来世，让雪儿来世再遇上七公，再回报你对雪儿的爱。”

“雪儿！”壶七公看完，一声痛叫，怒目看着战天风道，“你为什么不住住她？她若有事，老夫决不与你善罢甘休！”

“不会。”战天风断然摇头。

他如此肯定，壶七公一时倒奇异起来，恼恨稍减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，天欲星为了杀我，竟然先去杀你，但你我既然没事，他就绝对不敢害傅雪。”战天风看着壶七公，“我的师父天算星在《九诡书》中曾说过，欲望越多的人，舍不得的东西也越多，而最舍不得的就是他的命。天欲星绝对是个欲望强烈的人，他对自己的命也一定看得极重，在真正置我们两个于死地之前，他一定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所以他绝对不敢害死傅雪，除非我对天欲星的判断有误。你了解天欲星，他是个可以不计一切的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壶七公摇头，“天欲星的天性正像他的外号，欲望极强，好酒、好色、好享受，他决不是个舍得的人。”

“那你的雪儿肯定没事。”战天风“嘿嘿”一笑，“只要他舍不得，他就一定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不过现在麻烦的是，怎么在左先豪带侠义道那些白痴来找我之前，先找到傅雪。”

“这个容易。”听了战天风的分析，壶七公也不那么担心了，“嘿嘿”一笑，道，“雪儿便是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找到她。”说着转身就走。

战天风又惊又喜，急跟上去，道：“你也给了傅雪一颗妙香珠？”

“不是妙香珠，”壶七公摇头，“是一盒胭脂。”

“胭脂？”战天风大奇，“胭脂倒好像是有香味儿，可是一洗脸那个香味儿不就没有了吗？女孩子又爱洗脸，像鬼瑶儿一天都洗十七八次，胭脂涂得再多也洗掉了啊。”

“不会。”壶七公得意地摇头，“我送给傅雪的，不是一般的胭脂，这胭脂名叫醉颜红，也是出自百花集吴家，但却是吴家一代圣手吴千山专为他心爱之人所制，决不外卖的。老夫最初替芸儿偷胭脂时都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，醉颜红为胭脂中绝品，一丝化开，满面桃红，便如微醉后的情形，因而得名。它不仅只是增色，而且有美容的功效，若常年涂用，则肌肤永如十八岁的少女。除了美容，这醉颜红还能放出异香，只要抹过一次，半个月之内都会有淡淡的异香发出。雪儿已经抹过一次，所以半个月之内，只要她经过的地方，都会有一抹香味儿留下，而老夫的鼻子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便在万人之中，也能把这抹香味儿闻出来，所以我说无论她到天涯海角，我都知道。”

“厉害！”战天风听得目瞪口呆，大声赞叹，却忽地恼了起来，道，“七公，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我跟你混了这么久，你也知道我和晨姐、鬼瑶儿好，这样的胭脂，却没见你送我一盒两盒的，若晨姐也抹了这什么醉颜红，那我不就可以轻松找到她了？”

他这一说，壶七公也恼了，道：“你这话好笑了！先前谁会想得到苏晨会给人掳走啊？而且你小子女人多了，难道你找一个女人，老夫就要送你东西让你去哄她们高兴？你真以为老夫是你的管家，不但随时要拍你的马屁，还要想法子讨你的女人们欢心啊？”说了一通，见战天风嘟着嘴，壶七公倒笑了：“臭小子，老夫袋子里东西多了！以后等你把苏晨找回来，老夫先把袋子里的东西向你逐一禀报一次，看你小子要哪样不要哪样，免得你小子秋后又来算账，好不好？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战天风也笑了，道：“一言为定啊。”

“空口无凭，还是击掌为誓吧。”壶七公斜眼瞟着战天风，伸出手去。

战天风“嘻嘻”一笑，做势伸手，却猛一下跳了开去，笑道：“君子一诺千金，击掌就免了吧。”

看他逃开，壶七公“嘿嘿”冷笑，收了手，道：“话说在前面，是你自己不肯击掌的啊，可不要说老夫说话不算数，要反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“说了君子一诺千金，反悔的就不是君子。”战天风“嘻嘻”一笑，却又逃开一步。

“算你小子识趣。”壶七公“哼”了一声，鼻子耸了两耸，面色一凝，纵身掠起，战天风知道他闻到了醉颜红的香味，忙也跟上。

傅雪似乎是先去了息水城，不过人并不在息水城里，只是停留了一下又出城了，往另外一个方向去。与战天风估计的不同，傅雪没有去左先豪家，而是奔向了相反的方向。

空气中的香味儿似乎是时有时无，有时候壶七公要在一个地方绕一圈才能重新嗅到气味儿，但总是能嗅到的。醉颜红香味之持久，壶七公鼻子之灵敏，都让战天风惊叹，因为无论他怎么耸鼻子，也是半点香味都闻不到，心下暗想：“晨姐即便抹了醉颜红，若只是我自己，那也是休想能跟踪得到的，还是得借老偷儿的鼻子。”

壶七公一路嗅下去，一直嗅了数百里，到天黑时分，他突然兴奋起来，道：“雪儿